

A close-up, profile portrait of a woman with dark, wavy hair, smiling slightly. She is wearing a large, ornate, light-colored earring.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out of focus.

欲海浮沉

——肯尼迪夫人传

27.5

〔美〕大卫·海曼 著 李杏红 任利民等译



1968 年杰姬与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
婚姻震撼了全世界。



杰姬和阿里在散步。1970 年。

A WOMAN NAMED JACKIE

LYLE STUART, 1989

欲海浮沉——肯尼迪夫人传

作者：(美国) 大卫·海曼

译者：李杏红 任启民等

责任编辑：冯秋子

责任校对：彭卓民 马云燕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08 千

印张：10 插页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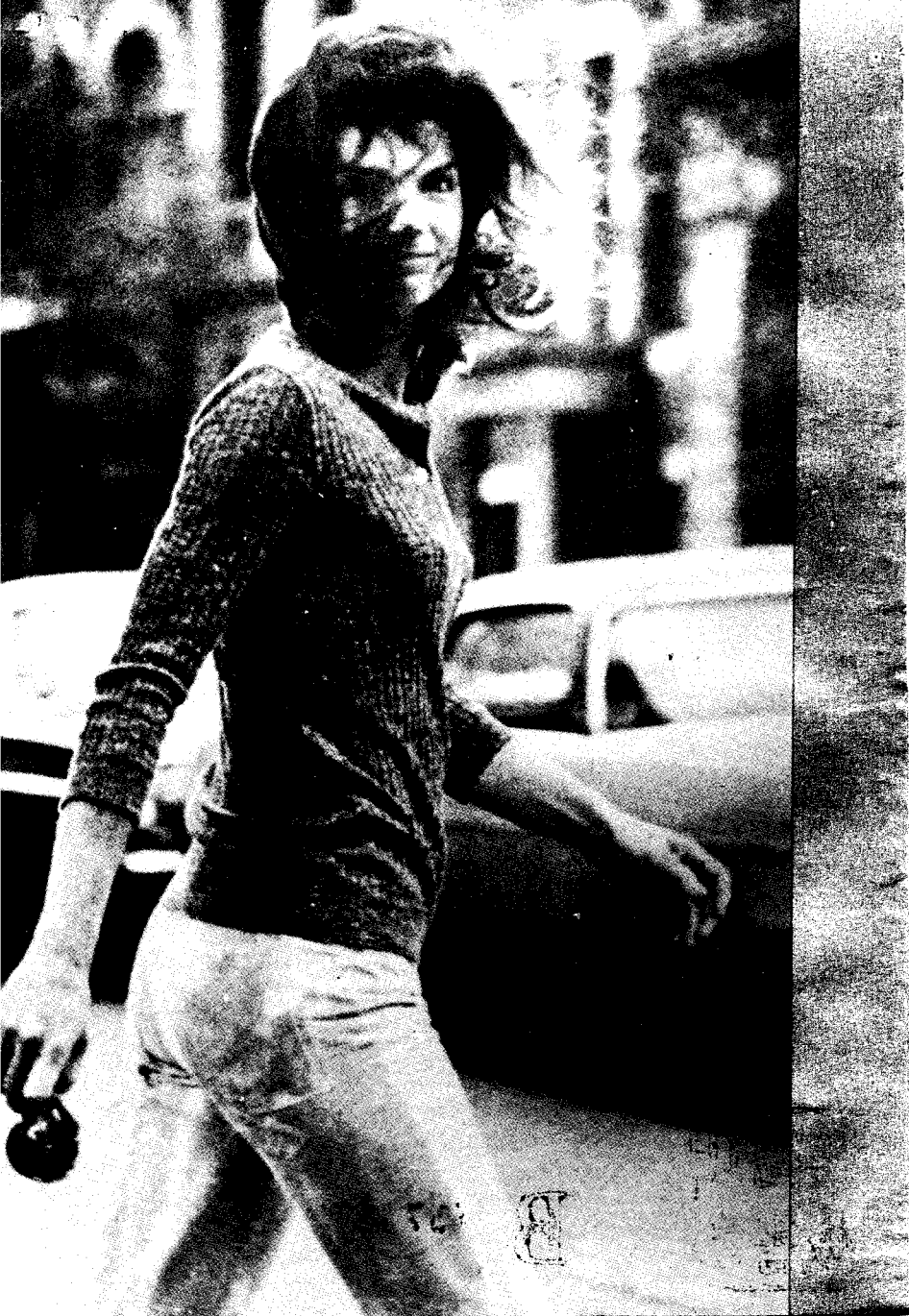
版次：1990年12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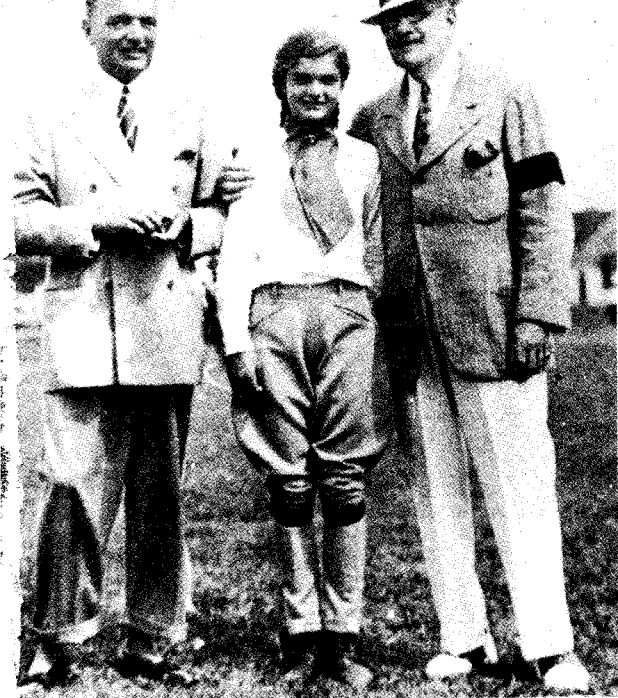
ISBN 7-5063-0386-8/I·385

定价：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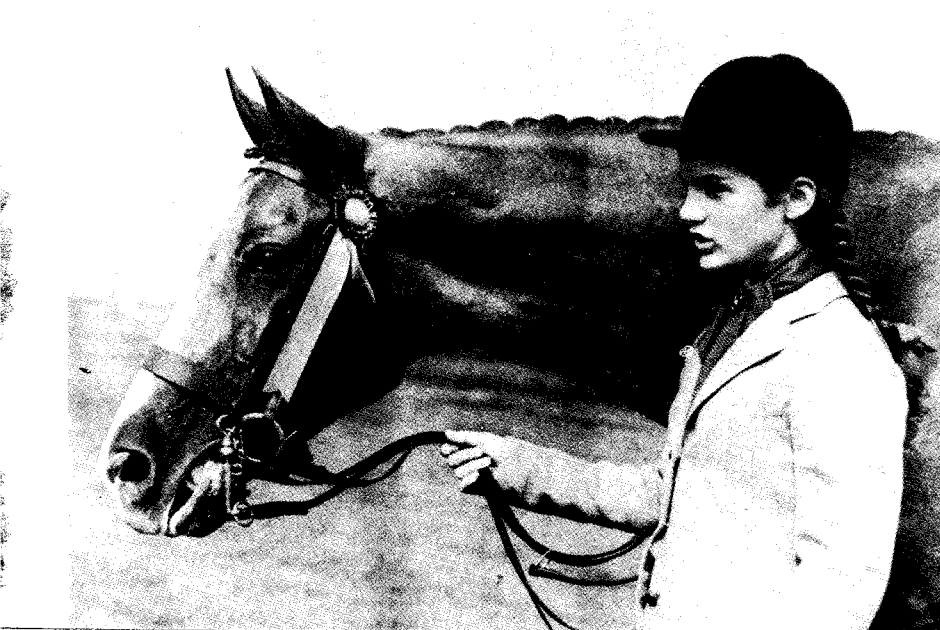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纠。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943 年，杰姬和父亲杰克·布维尔、祖父约翰·布维尔在东汉普顿。



杰奎琳和她的爱马。1941 年。



肯尼迪家族成员:(站立者左起):埃塞尔·肯尼迪、斯蒂芬·史密斯、简·肯尼迪·史密斯、约翰·F. 肯尼迪、罗伯特·F. 肯尼迪、帕特里夏·肯尼迪·劳福德、萨金特·施赖弗、琼·肯尼迪、彼得·劳福德, (坐者左起): 尤妮斯·肯尼迪·施赖弗、罗斯·肯尼迪、约瑟夫·P. 肯尼迪、杰奎琳·肯尼迪、爱德华·M·肯尼迪。

杰姬和新郎肯尼迪双双步出婚礼大厅。

杰姬虽在怀孕，仍随丈夫在
纽约竞选。



杰姬在“空军一号”内参加
约翰逊总统的就职仪式。



在纽约的一家医院里，一切都安排就绪，随时可以为这位临近产期的妇女接生。可是，孩子却姗姗来迟。预产期之后的第一个星期过去了，竟连一点要生产的迹象也没有。不安分的丈夫便驾车把妻子接到东汉普顿度周末。接着，他们又在那里的夏季寓所里度过了第二、第三个周末。五个星期流水般地过去，这孩子还是拒绝问世。身体沉重的孕妇虽然略感不适，但对孩子的逾期不至已经习以为常，所以还是随着丈夫到了东汉普顿，去那里度过第六个周末。

星期六，一切正常。但第二天早晨一醒来，她就感到巨痛难忍。由于赶回纽约已根本来不及，她在纽约的医生又去长岛度假了，只能把她紧急送进东汉普顿的一家医院。一九二九年的七月八日，就在那里，一位迟到了六星期、体重达八英磅的小女孩呱呱坠地了。黑而软的头发，略扁的鼻子，宽大的双唇，闪亮的大眼睛，这就是布维尔夫妇的长女。他们为她取名为杰奎琳（昵称杰姬）·李·布维尔。

二十二岁的母亲珍妮特·李·布维尔身材纤细娇小，皮肤略黑，容貌美丽，风姿绰约。朋友们形容她是“热情洋溢，精明能干，推崇刻苦努力、自力更生的人，又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敢的女骑手”。的确，她的祖父母都是渴望发迹的爱尔兰移民，为了逃避饥荒才来到美国，不几年就暴发起来，后代成了赫赫有名的银行家。这跟波士顿那边肯尼迪家族的发家史可不同。

孩子的父亲杰克·布维尔是一位三十八岁的股票商人。直到一年前完婚时，他还被纽约社交界推崇为追逐者最多的单身男子之一。他长着宽宽的脸庞，细细的胡须，一双深蓝色的眼睛宽宽地分布在脸上，身材高大而又魁梧，头发又黑又亮，皮肤一年四季都像晒的一样黝黑。他有一大堆绰号，例如“美男子”、“黑王子”，等等。不过，最恰如其分的要算“黑杰克”。这倒不仅是讥讽他皮肤黑，更主要的是意指他追逐年轻美女的特殊癖好。珍妮特比他小十六岁，就十分对他的口味。

杰克·布维尔是家中长子，他父亲约翰·布维尔原先是一位有名望的律师，后来加入了他的单身哥哥开的一家股票公司，并在其死后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他有五个孩子，家庭生活阔绰，社会地位显赫。孩子们自小就进最好的学校。像杰克和弟弟巴德，都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不过学习成绩可是最差的。

黑杰克走上社会之后就成了大股票商，干得也得心应手。他总是穿着华贵服装，买进新型轿车，在纽约豪华地段租着一套高级公寓。一年到头赚得不少，达到七万五千美元；可

是个人开支挥霍无度，花得更多。

他的一位朋友路易斯·艾列特认为，黑杰克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节制开支。“他花起钱来随心所欲，又赌博，又酗酒，又玩女人。单身时，他曾在公寓举行过一次晚会，几乎请来了纽约社交界一半的人。他这也不是因为有求于人，他对用钱太无知，简直是在撒钱。对每张支票，他倒也不必去盘算用途了，只够用于还债的。在一九二五年一年里，他就欠了三万美元的债。”

艾列特多次出席过他举办的晚会，亲眼欣赏过他勾引女人的奇观。“那些女人都围着他转，就像一群发情的雌蛾。他到处风流，在乡村俱乐部、舞会、酒吧、夜总会和餐馆都播下过情种。他猎艳时，就凭自己的男子气，那方式简直像一场体育比赛。他只是盯着对方的两眼，双方四目相视，目不转睛，直到有一方先把视线移开。杰克总是冠军，女方最后则总是窘迫不安，不知所措地转视别处。杰克就是这样来炫耀英武征服女性的。这招术真见效，她们都急不可耐地同他上床。对他来说，女方是何处之人；是待字闺中，还是罗敷有夫；是腰缠万贯，还是不名一文，都一概无所谓。杰克搞上手的娘儿们，有的家庭声威显赫、富贾千户、权极一方；有的则凡人俗女，囊中羞涩，不过却是放荡招摇，擅长做爱的。不论是谁，她们在杰克眼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当然，在布维尔家族中，风流放荡的也不只杰克一人，他的另外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也都各有千秋。

真正使家里大吃一惊的，倒是黑杰克宣布他对珍妮特·李一往情深。珍妮特·李那时还可以算是个少女，正随着

母亲首次来到东汉普顿度夏。她家也和许多纽约的暴发户一样，生活很优裕：住房很宽敞，仆人随时听命，轿车人手一辆，连骑的马也都属于自己。

尽管两家都是东汉普顿贵族俱乐部的成员，但布维尔家族却自认为比李家位尊一等。在过去，布维尔家族就同全美的一些名门望族有过联姻关系，相比之下，李家在这方面当然无人可提了。珍妮特的父亲詹姆斯·李秃顶小个，身材平平。经过刻苦努力读完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与杰克的父亲属校友，但比他要早入校。后来，他投身于金融产业，奋斗了四十年，倾注全部的精明才智，终于成为纽约中央储备银行的董事长。他是经过自身艰苦奋斗才发达起来的，这同杰克的父亲也不一样。

黑杰克虽然十分爱慕珍妮特，但自己却不是她的第一选择。按照布维尔家人的说法，她对杰克的弟弟巴德才是一见钟情。杰克的侄女爱迪·比尔说，“在他们两兄弟中，巴德更为温和善良，他气质典雅、体贴知人，这正是杰克所缺乏的。杰克总是像个孩子，从不自省。不管是赌命争奖，还是玩弄女人，他唯一关心的就是他自己，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要。杰克人生世界的中心，就是同女人睡觉。

“杰克是一种非凡的堕落，珍妮特则是一种痛苦的完美，他们简直就如冰炭不相容。我怀疑她嫁给他从来就不是出于真情。她爱恋巴德，但由于巴德离过婚，又酗酒，她的父母执意不允，所以她才退求其次。我认为，杰克也不是真切地想娶珍妮特，他这样做不过是想证明自己有能力和她。他们从未真心相爱，珍妮特真心爱的是巴德。”

珍妮特家对杰克并不满意，但他们并没有反对女儿的选择。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就在杰姬问世前的一周年，他们举行了婚礼。随后，即乘船去欧洲度蜜月。还在渡洋途中，杰克就向同船的一名十六岁姑娘大献殷勤。这姑娘身材高大，瘦骨嶙峋，不过却是烟草大王的财产继承人，被报纸列为“全球少女首富”。杰克总是对朋友说，我连吻都没有吻过她，只是友谊而已。但珍妮特显然不是这么看。她对此事恼怒不堪，气得砸碎了舱外的装饰壁镜。他们的婚姻就这样开始了。

杰奎琳渐渐长大。一九三三年三月，她的妹妹卡罗琳·李出世，这个家庭就算满员了。对小女儿，杰克·布维尔简练地称为李；而对长女，则和所有人一样喜欢叫她杰姬，尽管孩子本人不喜欢这个昵称，而宁愿叫杰奎琳。

随着妹妹的到来，三岁半的杰姬好像陡然成熟了许多。人们常常谈起她四岁时的一段故事。那一次，家里的保姆带着她和一岁的妹妹到中央公园去玩，杰姬独自走失了。警察看见她时，她正漫不经心地沿着一条小径闲荡。她径直来到警察面前，毫不畏缩地盯着他，语气也很肯定：“我的保姆带着小妹妹像是迷路了。”当然，最后被妈妈从附近警察局领回去的，还是杰姬自己。

杰姬和妹妹李的性格迥然不同。珍妮特讲的最动人的故事之一，就描述了俩人童年时代性格上的重要差别。杰姬自小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直截了当；而李则是讲客套，甚至有点圆滑。一天早晨，公寓楼的电梯工恩尼斯特把头发做成了冠状，竖在额前。李跑进了电梯，见面就说：“恩尼斯特，你今天的装扮挺好看的。”恩尼斯特正要感谢她的夸奖，杰姬

插进来了：“你怎么说这话呢？这不是真心话。你明白，他看上去简直就像一只大公鸡。”杰姬另一个特点，就是桀骜不驯，调皮捣乱。在学前班，老师们都认为她很聪明，但确实也太淘气了。

在母亲的眼里，杰姬在小学之所以调皮多动、不听教诲，主要是由于她对学校的教学不耐烦。“杰姬的智力和求知欲望，远远超过了她的实际年龄。她太早熟了，早在进入幼儿园之前，就读过《OZ王国奇遇》等多篇童话。她六岁那年，我有一次发现她正在读契诃夫小说选，我问她是否认识里面的全部单词，‘认识。’她回答，‘只是——什么叫做接生婆呀？’

“她在小学里惹的麻烦，也仅仅是对那里感到不耐烦罢了。别人还没有做完作业，她就全完成了。由于无事可做，她就在那里捣乱，放肆地问这要那，甚至有意识地引人注目。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麻烦事同杰姬有关。”

不耐烦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天，一位同学告诉珍妮特，“杰姬在学校表现非常糟糕”，老师“几乎每天”都要传她到校长那里去。

“校长都是怎么教育你的？”母亲问杰姬。

“我到了她的办公室，”杰姬回答，“校长说，‘请坐下，杰奎琳，我已经知道你的不良表现了。’我坐下之后，她就开始不停地讲，可我一个字也没听。”

校长找杰姬的父母面谈了一次。校长说，她很想把这孩子的智力导向正确的方面，因为“在学校三十五年的历史中，从未遇到过好奇心这么强的孩子”。

在同布维尔夫妇的谈话中，校长了解到杰姬爱马如痴，于是产生了如何开导这淘气包的灵感。杰姬又一次来到了校长的办公室，校长说：“我知道你很喜欢马。你自己也正像一匹良种骏马，奔跑如飞，耐力非常，身材俊美，又很有头脑。但是，要是驯养不好，又有什么用呢？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赛马，如果起跑之前不肯安静地呆在起跑栏下，跑起来又不听指挥，它还有用吗？甚至连拉车都不行。这就是一匹废马，你只好扔了它。”

这种比喻还真灵。这样的道理一说，杰姬就明白。当她还只有一周岁的时候，她身为勇敢骑士的母亲就开始把她放到马背上了。布维尔夫妇共有七匹赛马，都寄养在东汉普顿的骑马俱乐部。那里的私人马厩由阿瑟·西蒙斯管理，他后来也是杰姬的骑术教练。他的孩子还记得当年同杰姬一道学骑马的情景，“杰姬来学骑马看上去总有点摆阔。我记得她到来时总是乘坐她祖父的那辆高级轿车，司机每次都要先跳下车来为她开门。训练之后，她的女教师要用小刷子给她掸去尘土。我母亲在马棚前开了一间小咖啡馆，杰姬和那女教师常要到那里喝一会儿茶，她对这些套路的欢喜和讲究好像不亚于骑马本身。

“五岁开始，杰姬就在骑术表演中露面了。她来学骑马的第一个夏天，只是坐在马背上溜达，第二个夏天才开始让马小跑。我父亲教骑术很正统，你不仅得学会骑马，也得学会驯马。他有句老话：好马通人性，驯马即训人。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父亲也是杰姬生活中的风范教师，他对她的影响超过了学校。

“杰姬的好胜心很强，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父亲为孩子们编排了好多竞赛游戏，其中之一叫做‘稳骑竞赛’。孩子骑在马上，手拿一木勺，内放一鸡蛋。小点儿的孩子只能让马慢慢遛，大点儿的则能让马跑起来，优胜者能得一只奖杯。每次比赛完，只要一看杰姬的表情就知道她的成绩了。她总想赢，就老是逼妹妹李来同她比，几乎让李烦透了。有一次，布维尔夫妇的一匹赛马失蹄翻倒，差点送了李的小命。这次事故的惊吓再加上杰姬的劲逼，李是宁愿骑自行车，也不想骑马了。”

山米尔·费斯特那时常为马场里的贵人们遛马，他回忆说，“杰姬的骑术进步很快，而且热衷于比赛。一比赛，还总比训练时发挥得更好。观众越多，她就越来劲儿。比赛时，他们全家都会来，包括她的祖父和表兄妹们。杰姬要是偶然输了，那准会双眉紧皱成一个疙瘩，双唇紧抿成一条直线。她只是想赢，要击败所有的少年对手，不然就不舒服。”

对父母一直尽力掩饰的婚姻中的紧张关系和创伤，杰姬从未说过她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察觉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她都尽力回避父母婚姻中的问题。即使到了最后父母分居、她们姐妹俩成为离婚大战中的筹码的时候，杰姬也还是举止良好、不失脸面，完全控制住了自己，从未泄露过感情。

尽管杰姬向来避而不谈父母之间的裂痕，但是客观上日益扩大的家庭分裂却注定要对她的性格与气质产生重大的影响。

后来，连外人都能一眼看穿，在这表面平静的联姻背后，

深藏着无法弥合的裂痕。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家庭的财源入不敷出。他们都奢侈惯了，无法靠有限的收入生活。黑杰克在股票市场上连连失利，既赌又嫖，再要满足珍妮特这样一个好攀比富贵、实利第一的妻子的需要，已感到日益力不从心。虽然杰姬费尽心机，回避现实，但最终也无法对家庭急速走向分裂视而不见。一到夜晚，父母的叫骂就在整座房子里回荡，她卧室的墙壁根本无法挡住争吵声。杰姬无法听懂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但能领会这些狂呼怒吼的真实含义。后来，她曾私下告诉母亲：她有时会悄悄地溜到走廊上，以便听到他们争吵的内容。她母亲在对父亲下离婚的最后通牒，而她的父亲则总是毫不犹豫地严辞拒绝。

朱迪斯·弗雷姆那时同布维尔夫妇很熟，她回忆说：“那时，布维尔夫妇不和已经不是秘密。杰克总是出差，晚上不是出去打牌，就是出去同男人玩了。其实这些不过是他外出同女人鬼混的托词。珍妮特对这些腻透了。人们常常看见杰克刚刚偕妻子参加了一个私人晚会，过了几小时就又在海湾俱乐部同别的女人混在一起，而珍妮特则不在场了。”

弗雷姆还谈起过两件有根有据的事实。在东汉普顿的一次晚会上，珍妮特发现丈夫和别人的妻子挽手消失在树丛后面；另一次，又发现他正和自己的女友吉米·韦尔斯搂在一起。“这算什么事情？”杰克对珍妮特说，“我们只是闹着玩哩。”

“黑杰克身材魁梧，相当魁梧。”弗雷姆接着说，“他英俊潇洒，而且也自知于此。那副神态举止，总好像全世界的女人时刻都在盯着他似的。后来，他们夫妇关系恶化，到了珍

妮特拒绝与他一起露面的程度。对发来的邀请，她到最后一刻不是托称有病，就是找点明显是借口的理由谢绝前往。”

对杰克的好色，当时在高尔夫俱乐部做球童的坎乔劳西也注意到了。“他是个大色鬼，太好色了。”坎说，“我十二岁时就在那里拣球，正好遇上黑杰克。他总是要我帮他拣球，每天小费的多少要依股市行情定，行情好就给二十五美分，否则只有十美分。过一段时间，杰克就要找个女伴，他可有不少漂亮女伴，大多是俱乐部里的有夫之妇。过几天，就换一个。当时我要是多个心眼，一定把他们都用照相机拍下来。”

弗吉尼亚·克尔诺琴是杰克的高尔夫球伴之一。她比珍妮特年轻好几岁，看上去也端庄秀丽。一九三四年七月初，她陪着杰克去看珍妮特参加的一场马赛，表面理由是想知道珍妮特的比赛成绩。就在那天下午，他俩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神秘地消失了。四个小时之后，当比赛到了最后一个项目的时候，他们才双双再现。

在快要离开的时候，一位报社摄影记者发现了他们仨人。按照记者的请求，他们摆好姿势拍了一张合影。珍妮特坐在栏杆上，弗吉尼亚紧挨着她坐着，接下来就是杰克，他正温情地捏着弗吉尼亚的手。珍妮特这时正凝目远方，没法看见他们手握手的场面。但到了第二天，纽约《每日新闻》报上登出这幅照片，就使她感到一切都无需解释了。社会专栏作家莫利·保罗不久便就此发表评论说，布维尔和克尔洛琴“正共享良辰美景”。

弗兰克林·依夫斯是保险公司的经理，一九三六年夏天